

YIJIAN
ZHONG QING
寻宝猎人
之

钟一鉴情



纳言
——
米炎凉
——
作品



异能寻宝猎人X天才鉴定专家的
浪漫探险之旅

国内首本
女性寻宝

萌爱幻想小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YIJIAN
ZHONG QING
寻宝猎人

一鉴 钟情

纳言——
米炎凉——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鉴钟情 / 纳言, 米炎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924-9

I. ①一… II. ①纳… ②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8443号

书 名 一鉴钟情

著 者 纳言 米炎凉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彭朝霞

封面设计 罗静颖

封面插画 Starry阿星

内文设计 杨 露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24-9

定 价 34.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个故事

时间

清乾隆

◎ 鎏金铜镶嵌珐琅
料音乐钟

< 001 >

第二个故事

清誉

宋

◎ 许由巢父双桃
形故事镜

< 090 >

第三个故事

问情

东晋

◎ 顾恺之
《洛神赋图》原卷

< 175 >

后记两则

< 262 >

第一个故事

时

间

◎ 清乾隆

◎ 鎏金铜镶嵌珐琅料音乐钟

夜幕降临。

摆满皮具、银器、唱片之类物品的小摊，在燥热的黑夜中支棱起顶棚。五颜六色的顶棚被灯火映衬得光彩夺目，仿若一颗颗在沙滩上整齐排列的海星。

这里是泰国曼谷席娜卡琳火车铁道夜市。

各国的观光客用或生或熟的英文跟摊主还价，试着以低廉的价格淘到心仪的小古董。

由于奔跑的原因，连乐青的长马尾辫在身后一晃一晃，抽打着黑色荔枝纹双肩包。棉质白色短袖T恤已经被汗水浸透，水洗牛仔热裤包裹着的长腿被晒成了小麦色。

若非惹上麻烦，在这里买点老物件，回国倒腾些零钱花花也是个不错的主意，连乐青一边想着，一边回头，五名有着龙虎文身的泰国男子，在她后面穷追不舍。

尽管地图和路线数据源源不断地从架在连乐青鼻梁上的眼镜镜片上显示出来，但人太多了，这又是她初次来泰国，很快连乐青就变成了喧闹市场里的一只无头苍蝇。

刚跑到路口，连乐青就见前方站着一个人，他戴着黑色口罩，看不见面容，但他与自己对视的眼神像一把阴森的枪，仿佛随时都能从里面射出子弹。

连乐青不由得后退几步，一回头，发现后面被文身男的追兵堵死，他们有的展示肌肉，有的把脖子和手腕扭得咯吱作响准备动手，有的叽叽咕咕朝她直嚷嚷。

即使听不懂泰语，连乐青也能猜个大概，无非是“你逃不掉了，赶紧把东西交出来，饶你不死”之类的话。

眼见为首的文身男就要上前扭住连乐青的手臂，她侧身躲开，顺手从身边的肉串摊里抓出几把肉串冲他们扔过去，趁这些人愣神的工夫，连乐青纵身一跃，脚尖触到路边摊顶棚的同时，来了个漂亮的侧空翻，稳稳落到摊位边缘的空地上。接着，她扒开惊呼不已的围观群众，绕过象神庙，翻过西康广场旁的廊道商店墙，不多会儿，就到了轻轨安努站附近。

与此同时，一辆车朝着夜市的方向驶来，里面坐着名中国男子。

黝黑的泰国司机从没见过如此俊美的男人，用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介绍：“我们已经抵达火车铁道夜市的地标，停车后，你沿着西康广场旁的入口进去就行。”司机一边说，一边忍不住透过后视镜偷瞄他，他有着挺直的鼻梁，眼神冷淡，脸部轮廓有着亚洲人少见的硬朗，穿了件白色亚麻衬衣，衬得皮肤宛如无瑕的和田羊脂玉。

男人说了声谢谢，细长白皙的手指掏出复古皮雕钱夹，就在这时，司机突然惊恐地叫起来——

一名披头散发，脸孔被遮住大半的女子出现在车前！

就在车头碰到连乐青衣服的瞬间，她跳到空中，翻滚一圈，轻轻松松，就从车头跃到了车尾。

太快了，无论是车里的男人还是司机，都没来得及看清她的长相。

男人凭着直觉判断这是个中国女子，不禁蹙起两道剑眉。

司机停车，男人付了车费和小费，打开车门，发现脚边安静地躺着一个玉佛，雕的是笑面弥勒。

男人轻笑，这玉佛表面光润，看得出来经过了长期佩戴和摩挲，料子用的却是最普通的青玉，刀工有些堪忧，以至于嘴有点歪，痞痞的，丝毫没有神仙样儿。并不是什么有年份的东西，花上几十块就能在网上买到。

男人不是个多管闲事的人，却对手工制品极为尊重——不管东西价值几何，匠心始终独一无二，他微微俯身捡起玉佛。

“佛祖保佑，没有撞到人。”司机心有余悸，看到男人手中的玉佛，松了口气，“这玉佛跟我们有缘，客人你不要，就留给我。”

男人冲他淡淡地摆手，把玉佛塞进随身带的旅行包里——
中国的东西还是回中国吧。

/ 02 /

此时的连乐青看着镜片上显示的地图，边跑边确认助手Keely发过来的地址，根本没有察觉自己那个佩戴了十二年从未离过身的玉佛不翼而飞了。

“乐青，在这里。”伴随着软糯的女声，一只柔若无骨的白嫩小手伸过来，将连乐青拽进了路边的服装店。

那是穿着抹胸短裙，身材性感，一脸妖娆的Keely。

Keely原名甘怡，曾是个被男人抛弃，满脸泪痕抱着自己缩成一团，对未来不再有任何期待的柔弱女孩，若不是造化弄人，与连乐青产生交集，绝不会蜕变为如今这副处事果决的模样。

连乐青来不及细想，Keely将她推入试衣间，把买好的筒裙迅速裹在她腰上，又抓起连乐青的马尾辫盘了几圈，塞进一顶大红的遮阳帽，最后摘下她的眼镜和双肩背包，放入自己提的大拉杆箱。

连乐青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朴素的她在Keely娴熟的一气呵成的变装下，瞬间变成着装浮夸的游客。

两个女孩手挽手走出试衣间，几名文身壮男已气喘吁吁追了过来，用

高大的身体堵住店门，眼神阴狠地打量着服装店里的每个顾客。

此时除了连乐青和Keely，店里还有几名韩国人，正吵吵嚷嚷地跟店主砍价，Keely见状灵机一动拿出手机，搂过连乐青自拍，用韩语大喊一二三。

连乐青也会意地拖着Keely向那些韩国人靠近了几步，还抬起帽檐，对着手机镜头挤眉弄眼，装作他们的同伴。

为首的文身男走到连乐青身边，目光定在她的脸上，眼里划过一丝疑惑。

连乐青礼貌地笑笑，用蹩脚的英文说了句：“你好，有事吗？”

那文身男觉得连乐青不像他们要找的人，摇摇头走过去用泰语跟其他壮汉交流了几句，便转身离开门店。

连乐青这才松了口气，想着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没料到，那文身男突然折回，飞起一脚就将Keely的拉杆箱踹翻。

来不及等连乐青她们反应过来，藏好的眼镜就从裂缝里掉出来。

为首的男人见状露出笑容，指挥其他人围住连乐青和Keely。

眼见自己就要被抓住，连乐青在情急之下突然大喊了一声：“非礼啊！”

别说这些泰国人听不懂“非礼”，就算喊破喉咙叫“Help”，恐怕都没什么用处。

文身男有恃无恐地冷笑，动作更强势了。

偏偏下一秒，警笛声像听到这中国女孩的召唤一般，立马在街上炸开，接着，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服装店，把这里围了个密不透风。

“没想到泰国警方语言能力了得，办案效率也高。”连乐青高兴地拍了拍手。

“你想太多了，是我提前联系他们在这里交货。”Keely从地上拾起黑色皮包，丢给连乐青，“东西在这包里吧，给他们？”

连乐青拉开背包拉链，从里面掏出条鸽血红宝石项链，一句话也没

说，丢给了这群警察里面看起来官衔最高的中年男子。

警察脸上的肥肉立马哆嗦起来，畏畏缩缩地伸手接住，生怕一不小心这项链被划个道子，自己赔到倾家荡产。

那些文身男也呆住了，面面相觑，不停地摆手，叽里呱啦地叫唤，应该是在说这事与他们无关。

可是容不得他们辩驳，Keely就大步走到胖警察跟前，用流利的泰语跟他沟通。

文身男们越听脸色越白，转身就跑，几名警察蜂拥而上，将他们按倒在地，动弹不得的几个人只能恨恨地瞪着连乐青。

连乐青不以为意地笑笑，那笑容却并没有在眼底荡开，如果你仔细去看那双眼睛，会发现冷若冰霜。

她既不是见义勇为的路人甲，也不是黑吃黑的盗贼，而是以寻宝为生的猎人。

这次她和Keely到泰国度假，只想尝尝海鲜，拜拜佛像，谁知刚落地就接到谢怀遥的邮件，说泰国皇家珠宝中心有条鸽血红宝石项链失窃。

天然的红宝石非常少见，铬含量多的“鸽血红”更是凤毛麟角，那种明艳、纯粹、剔透的红色与其说是生命之血，不如说是一把炽热的火，能点燃所有人心中对于美的追求，也能将他们的理智烧得精光，只留下对物质的渴望。

201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了一枚重15.04克拉的缅甸鸽血红宝石，成交价是1800万美元，即每克拉约120万美元。

泰国皇家珠宝中心的这条项链所用的宝石和它成色相近，但要小一半，加上手工费和其他材料费，换算成人民币是6000万左右。谢怀遥揽活，一般会收取标的物市价的1%~5%，也就是说这次的寻宝酬劳不会低于60万。

看在钱的分上，连大小姐不但在五天内找到失物，还买一赠一，帮警察抓住了盗窃团伙成员。

遗憾的是，还有一个人没抓到，那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想到对方看向自己时的那个枪口般阴狠的眼神，连乐青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她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抬头望向店外，发现那男人此刻正站在人群之中，静默地盯着她。

等连乐青跑出去……

他已经转身，消失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之中……

/ 03 /

连乐青并没有沉浸在没有追上那个男人的懊悔中，因为很快，她发现了更倒霉的事儿——

与谢怀遥接头的华裔警长，找泰国珠宝专家鉴定完珠宝之后，摆出一副格外豪爽的态度：这次破例从办案经费里支出两万泰铢作为她们的酬劳。然后，他不知从哪里搞了一大堆土特产和演出门票送到两人所住的酒店。

连乐青简直气得都乐了：两万泰铢折合人民币也就四千多元。她冒着被拆骨食肉的危险，可不是为了这个，更不是为了看什么表演。

因为这事，连乐青一直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好多天都打不起精神。

不过，这次的活儿是谢怀遥揽下的，谢怀遥似乎欠过那位华裔警长的人情。

连乐青是个通达的人，生意上的事情，有时候不能光看账面。所以，她也就多嘴了。

本以为这次糟心的旅程就此画上句点了，结果回程的途中发生件更倒霉的事，在连乐青所搭乘的飞机起飞后，她突然发现她的玉佛不见了，当时，飞机正穿过云层，舷窗外是大片的云海，有人被这样的美景吸引了目光，也有人昏昏欲睡，连乐青猛地挺直后背，吓了旁边的Keely一跳。

Keely不由得担心地问：“乐青，怎么了？”

“我的玉佛丢了。”连乐青浑身哆嗦，手颤抖着，去解安全带。

Keely知道经连乐青手的好东西多了去了，她向来都是满不在乎的，唯独这个玉佛，从她们认识起，连乐青就一直戴在脖子上。

似乎和她失踪的母亲有关。

Keely从没见过连乐青这副模样，像是天塌下来一般，眼神涣散，面如死灰，手足无措，Keely赶紧伸出手臂，抱住连乐青的腰：“乐青，你冷静点，我会按照你经过的路线调出视频，只要有了线索，怀遥姐一定会让泰国警察全力去找。”

接着Keely用眼神示意空姐过来帮忙，两人合力把连乐青按回座位，给她喂了杯水，连乐青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否则恐怕她会直接从两千米高空跳下去……

谢怀遥是个善解人意的闺蜜，明白连乐青在泰国受的憋屈，等两人一回国，赶紧给她们找了个大活儿弥补。

“有客户要找丢失的清乾隆时期的一座鎏金铜镶嵌珐琅料音乐钟。音乐钟市场参考价是人民币1320万。客户同意我们抽取5%，并且支付了5万元订金，我已经打进你的账户了。这次你拿4%，至于跟Keely分多少，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谢怀遥的话还没说完，连乐青就迅速地在心里算了一下，那个数字瞬间让她精神振作起来，脸上浮出个浅浅的笑容：“怀遥姐，谢了啊，我这就叫Keely过来。”

三个女生随即到位于闹市区的谢怀遥的工作室碰头，在北欧风格的米色布艺沙发上并排坐下后，谢怀遥把所有资料投射到墙面上。

谢怀遥比连乐青大两岁，生得明眸皓齿，杏眼桃腮，长发如瀑，直垂腰间，像极了古代的大家闺秀，一颦一笑都是迥迤的水墨画，和时尚的Keely构成强烈反差。

连乐青本来也算可爱，但夹在两个超级大美人中间，硬生生被衬托得平平无奇，不过她丝毫不在意这些，一脸严肃地盯着墙面上的视频。

这座珐琅料音乐钟底座为嵌有蓝色珐琅的黄铜，白色珐琅表盘上标的是罗马数字。跟德国Auctionata拍卖公司拍出280万欧元的清乾隆蓬莱八

仙八宝转亭珐琅料音乐钟所用材质类似，但题材不是八仙八宝，而是群仙祝寿。王母端坐在象牙雕成的亭台楼阁之中，姿态各异的仙女上弦之后便翩翩起舞，看起来十分精美。

“这珐琅料音乐钟本是我一位客户的父亲所有，这位客户因为公司流动资金不够，私自用它抵押了80万借款。两年后，想要赎回音乐钟，对方却声称音乐钟已经丢失。”谢怀遥边解释，边飞快地调出几个人的照片。

屏幕上面的第一张照片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皮肤黝黑，一脸憨厚，这是此次的客户朴春。

第二张照片里的男人叫顾耀华，和朴春年纪差不多，嘴角有颗痣，眉头紧锁，看起来心思颇重。

等照片放到第三张的时候，Keely不禁惊呼起来，连乐青也有些吃惊，因为这个男人拧着眉毛，双眼直视镜头，脸美得有些过分，就像文件里误入了某张明星图片。

不过连乐青知道谢怀遥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断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果不其然，就听到谢怀遥说：“这是北城古玩字画鉴定所的首席鉴定师钟维勋，顾耀华两个月前私下找他掌了眼。”

连乐青没说话，像是有些迷茫，又像是在思考。

“你不认识他吗？钟维勋可是北城的风云人物。”Keely见状连忙从手机上调出一段视频给她看。

那是一则社会新闻：某别墅失窃，业主陈先生丢失一个价值300万元的古董花瓶，警方24小时内将古董追回，司法鉴定失物为现代工艺品，价值999元。古董鉴定专家钟维勋提醒各位市民：收藏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现在的新闻也够无耻的，为了收视率，竟然把美男的照片也放了上去，这不摆明了给人家拉仇恨吗？

连乐青不禁觉得好笑。不过这个钟维勋也够可恶，999元是个什么意思？

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Keely已经拿出台小笔记本，手指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一敲，不出一会儿就整理好了资料：“音乐钟最后的线索在钟维勋这里断掉，东西有可能已经被他收藏或是转手。有点可惜的是，我们从泰国回来，跟他坐的同一班飞机，不过他在特等舱，就这样错过了结识的机会。”

“只要他还活着，机会多的是。”连乐青让Keely研究一下钟维勋的习惯，还有经常出没的地点，自己则晃悠悠走出古董修复工作室。

有打油诗云：吃饭诚可贵，寻宝价更高。若为睡觉故，两者皆可抛。

泰国之行所受的身心创伤，她要大睡三天三夜补回来。不过在那之前，连乐青得挑选一张舒适的新“床”。

/ 04 /

“钟维勋你给我滚出来！”

位于北城二环的古玩字画鉴定所忽然闯进了好几个来势汹汹的人，为首的是一个戴着劳力士金表穿着真丝衬衫的男人。

“钟先生出差还没有回来，请问几位有什么事？”前台小姐话音刚落，就被来人粗鲁地推开。

一行人气冲冲地推开了钟维勋办公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就开始破口大骂：“什么狗屁专家，我看你们和盗贼是一伙的，为了让他减轻量刑故意……”

所里的其他人面面相觑。

几个眼尖的人看出这领头的劳力士就是新闻报道里的陈土豪，赶忙上前劝慰。那陈土豪却越说越激动，说到后面号啕大哭：“我花了几百万买回来的古董，你们轻飘飘的一张纸就将它贬得一文不值。”

“999元嫌少？”

一个低沉、冷静而又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声音传来。

声音来自门口的方向，众人循声望去。

男人穿一件黑色外套，逆光走来，面孔有些模糊，但是身上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一种寒意，一直走到光亮处，众人才看清他的面容。

那是一张精雕细刻般好看的脸，陈土豪愣了愣，可此刻他无心欣赏，跟见了杀父仇人一般冲上去，想要抓住钟维勋的衣领，可是身高不够，踮脚踮得都抽筋了：“你放屁呢！亏损的那几百万，你给我补上啊！”

“自己看走眼了还有脸来这里？像你这种收入和审美成反比的暴发户，花多少钱买三岁小孩都能做出来的赝品，本来谁都管不着。不过，占用专家的时间，耗费国家资源，就另当别论了。”

钟维勋漠然地看着对方，丝毫不在乎自己的话会给对方造成怎样致命的打击。

其实999元的价格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价格认证中心最后拍板的。他作为瓷器类专家只是受文物鉴定中心邀请，参与了这个花瓶的主要鉴定工作，并得出结论：劣质。他却因为脸长得好成了新闻主角。

不过这种程度的黑锅对他来说，懒得花费时间争辩。

“你……你……”陈土豪差点没吐出一口老血，费力地仰起脖子，伸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等着，我要去找你们所长投诉你。”

他还真是说到做到，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前后不过二十分钟时间，钟维勋就被所长叫过去喝茶了。

所长见到这位爱徒亦是头痛。按照常人思维，像陈土豪这样的受害者，哄一哄，表示下对他的同情，时间久点，陈土豪自然就明白了。

钟维勋反其道而行之，往人伤口上撒盐，若他不是难得一见的天才，肉眼的鉴定结果可以跟折射仪、密度仪之类的现代仪器的鉴定结果媲美，早就被所里炒成了鱿鱼干。

“小钟，咱们下回能不能悠着点，再这样下去，古玩字画鉴定所怕是要变成闹剧中心了。”

钟维勋原本搭着长腿坐在会客椅上，可这屁股还没坐热，就倏地站了起来，脸上看不出来有什么表情：“所长，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申请回

家继续休假。”

也不等所长回答，他就迈开长腿扬长而去，留给一众一见到他就眼冒桃心的女同事，还有涕泪横流、咬牙切齿的陈土豪，一个俊逸绝尘的背影。

/ 05 /

从古玩字画鉴定所出来，钟维勋的电话就响了，是温故打来的，说要去“故人来”，有好东西给他看。

“故人来”在李家园古玩市场里面，是温故开的一家古董店。

温故也算那片的名人，十几岁就在散摊区练手，折腾古董挣些钱后，就置下门店，雇了几个伙计。

温故本身就长得柔美，还留着一头及肩的头发，有时用皮筋绑在脑后，经常穿白底灰色的长袍，手上缠着一串核桃，就像从古代穿越过来的，非常有辨识度。

最重要的是，他有双天生的桃花眼，很会做生意，特别是做女人的生意，上到八十岁的老太太下到八岁的小女孩，他都能将她们哄得找不着北。

就连钟维勋这样我行我素的人，不知怎么的，也被他拉去成了顾客兼茶友，有事儿去“故人来”买古玩，没事儿就一起品品西湖龙井、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一斤几千块甚至几万块的货。

通常是温故在茶桌边絮叨个不停，说什么茶品如人品，先苦后甜，苦苦甜甜……钟维勋一声不吭，借着嘴角的清苦茶味和桌上缭绕的檀香暗自沉思。

而此时，钟维勋刚从泰国回来，只想睡个大头觉，若不是所长平时对他好，报到他都是懒得去的。他径自走到车库取车。

钟维勋对现代电子产品、车这些东西唯一的追求就是舒适便捷，所以

平常就开一辆SUV代步，但是为了舒适度，内部也做了些改造。

钟维勋拉开车门，薄唇轻启，对着手机，吐出两个字：“没空。”

“你说你，既没家室，也没女人，怎么约你一次就那么难……”温故还没说完，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某人很没有幽默感。

温故这种生意人，最大的优点，说好听点叫锲而不舍，说难听了，就是二皮脸。

挂他电话，再打一次就是了，不过，这次温故变聪明了，直奔主题：“我帮你订的那个黄花梨木柜子到了，你今天不来验货，我只能向你保证，明天这个柜子就不再是你钟先生的柜子了。这不，我刚刚还赶走了一个识货的女买主，对方刚好还是我的那杯茶。你就这么对待一个重友轻色的人？”

他边说边笑，那边半天没声音，一看手机，通话又结束了……

这人……

钟维勋把车开出停车场，挂了电话，打转了方向盘，直奔李家园。

温故从容地坐在“故人来”大堂里，摇着一柄水墨画折扇，他所使用的茶桌、凳子，包括小茶壶和烟灰缸都是清末民初的，一看到钟维勋过来，就跟招财猫一样笑眯眯招呼他喝茶，说是朋友刚送来一块干仓普洱。

这种茶叶往往要在干燥、通风的仓库里放置十到二十年，自然发酵，直到闻起来有淡淡的樟树气味，才算创作完成，这种茶实属珍贵。

钟维勋却摆手：“东西呢？”

“放心，东西还给你留着，不急着这一杯茶的时间。”

“你说赶走了买主不就是想让我着急？”钟维勋语气淡淡的。

“你这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温故知道这杯茶是推销不出去了，笑着甩了下手中的折扇，就带着他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上了楼。

楼上是一个古董仓库，有百来平方米，装修也古朴厚重，瓷器、字画琳琅满目，钟维勋越过它们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海南黄花梨木柜子。